雙橋隨筆

三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五

鳳縣知縣周召撰

徐勉王僧虔顏之推司馬光皆有訓子語而之推勉學篇更為警切其中摹寫不學之人如云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自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又云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

如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云云其他字字透徹皆中時人之病蓋公之後自其子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學士傳至師古及真卿杲卿至真

卿五世孫翊奕葉重光聯圭並笏者三十餘人謂非家訓所致不至此凡有家者全録一通勒之座右以視黄金滿籝之家眞堪一噦

事之吉凶本無先兆若在行軍之際人心易揺適值世俗所怪以為不祥者不得不為數言道破以解其疑凉謝艾禦趙引兵出振武夜有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唐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
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其後遂平公祏夫梟鳴水變
此人情所詫以為不祥者也使兩人稍生疑畏則羣心
易沮甚非行軍之利惟故為吉語以定之而三軍鼓舞
遂賀戰勝於一言矣然非平日見理明而不為竒衺所
惑者豈能臨事鎮定乃爾
黄九烟先生託人覔居問所欲曰但欲無兵無盜賊又
須有酒有魚蝦所願如此先生當日以為聊可之詞耳

以今觀之非極樂世界耶因憶眉公太平清話有曰余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種花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負笠握鋤撥散土膏如濯園狀是小於陵教授諸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短舟徜徉池中一爐一琴可濯可釣是小五湖挾此數者視青天呼白鳥有談名利則揮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此等境地與九烟先生所願又若雲淵矣而眉公尚視以為小然則身處眉公之世者豈僅世所稱蓬壺閬苑中人

哉

吾邑爛柯山相傳為晉王質觀奕處好事者遂塗土為質與二仙像及枰奩之類置之巖下以為實有是人暨是事者然善乎晉陵鄒程村之為記也有曰古今來達人遺世壯士憤時其胸中類有不能恝然者不得已而逃為百年頃刻之說以憶記其事于靈奇恍惚之中此即詩人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意也乃好事者從而誇述之又從而彷彿摹像之以與其事或必然者其去芻

童牧豎之見幾何哉斯言也足以醒夫世之惑于靈經怪牒而不自知者要之非僅柯山為然而程村之說尚有所未盡也今夫地之有山川洞壑江河嶽瀆也猶天之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人之有眉髮顋頰耳目口鼻也一經開闢而或流或峙岌嶪玲瓏瀠洄瀰湃之容賦之已定非有所為而後設而屬之山者其體靜其骨清其致幽其神遠靜則惡其動也清則惡其雜也幽而遠則惡其囂與偪也其與人不相涉也甚矣乃無端而有

洞天福地佛祖道場神仙窟宅之説于是一峯一巒之秀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聚而遊也一巖一洞之奇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託而棲也不但為之豔其事而且為之像其形不但為之撰其名而且為之立其傳與記播之歌與詩有餅鉢匙筯果擂鑼磬瓔珞袈裟之贈有珍幢金傘霓旌絳節佛光火焰之神有騎龍騎虎乘鳳乘鸞祥雲覆頂紫霧騰空之異囈言滿楮怪誕不經至于岱之金床玉几嵩之玉人金像赤室丹房廬之聖燈

磚樓辟蛇童昇仙臺武當之金殿滴淚池磨針澗斗蓬
蕉扇峨眉之煉丹竈淘米泉天台之僧人履仙石棺華
山之老君犁洗頭盆仙人碁巨靈掌諸如此類悉數難
終而古今又多有耳無目有目無心之人遂謂器具皆
存神仙活現訛以傳訛牽合附會于是有宰官居士之
稱護法檀那之舉羽流方士之屬青詞寶籙之儀進香
之男女如蟻膜拜之鼓鐘若沸琳宮梵宇金碧輝煌緇
服黃冠衣糧狼籍究哉山也任人改名易姓波及杜公

一云陳子昂而配十姨之夫伍相而變五髭之面蛇鬼鴉神亦圖血食小孤彭浪可訂婚姻紛紜沓嬲山之本来面目皆不能自主而無可告訴以自託於東擣西搶拖泥帶水之中矣或曰人之好異也使地不得安其位乃知天亦幸與人絕高而不能至耳否則未免受其擾而余謂亦未盡然也今夫天之蒼蒼以氣上浮也其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屬非有婚姻男女之相生語言文字之相示也而好事之言至謂日姓張名表月姓文名申是

以姓名諡日月也文昌而化為儒雅之人魁宿而忽成
醜怪之狀是以形相褻星辰也風稱伯為飛廉雨稱師
為屏翳是以頭角扮風雨也謝師之長三尺鐵索之重
六斤是以夫妻輕重狎雷電也宋祥符絳衣入夢孰為
傳書唐天寶黃紙昇天誰為守藥是且以囈語欺上蒼
也其談天之異若是雖幸不可近而不受其擾然亦豈
盡安于無事哉或又曰凡人之鑿夫天與地固若是矣
至于人或以同類而不相殘乎言至此而余不覺眉之

攅而額之處也曰嗟乎人之所為又豈吾之所得而測者哉彼且矯揉造作其心思面貌耳目手足之用至于變幻詭異千態萬狀而不可聞盖自鑿其混沌也久矣况其所以及于人者乎而又安能保其同類而不相殘乎余聞之夫子其不語者神與怪鬼神則敬而遠之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人奈何惑于異端邪說而不自知也余觀程村之語尚有所未悉故不揣而為不入耳之言饒舌至此世之見者得毋相詫而反以余為好

異也夫
嘉靖間倭患最劇山左邢子愿有條上當事書名曰罪
言東鄉艾千子值流寇之亂亦有指陳時事之策一見
於来禽館集一見於天傭子集頃又讀克正高公駁倭
議起云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
之者百任之者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所辭於議者
之口議者之策常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於任者之人
故議事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令之議倭是

也云云三公指畫當日情形皆鑿鑿可行而高公首欲調劑任與議者之心尤為急着毋謂書生管見不足以抵掉鞅摩壘之人也

文章根於人品而奸邪之徒亦為正人之言以欺世有陳以為戒而適所以自措者如李義府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又故若讜直者太子表之遂優詔賜帛嗟乎佞諛邪巧孰有如義府者而反以為箴此亦不以人廢言

耶義府以贓敗朝野相賀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劉祥道司刑太常伯與
三司雜訊義府獄者也
嘗謂五倫之中惟朋友一途至于後世而其義遂廢數
其情狀有朱公叔劉孝標之論所未盡者余嘗欲作廣
廣絕交論而未能也夫朋友之交以道義為主相與有
成始有裨益至于今日不但無益而且有損以指天誓
日簪合蘭芬之地反成翻雲覆雨猶羶鮑臭之場而市

井勢利中之蠅營蟻附者又無論矣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合于天者也朋友定于人者也既得自主不能審
擇而誤置其身于匪人之是比使十年有臭而不可聞
焉此人情之最不可解者求為陳雷鮑管其人竟不可
得也而況于道義中之最真最篤者哉吾故曰朋友一
途至于後世而遂廢也
古之大臣剛正不阿非後世所能及申屠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

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

相幾殺臣宋弘薦沛國桓譚名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
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
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名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
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耶譚頓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
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
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

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諫給事中宋孝宗
時近習梁俊彦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
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没之地水激
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知沙
漲于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
之田租盡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
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彦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
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彦惶汗

免冠謝久乃釋之弘與子昂固儒者嘉起材官蹶張而能持大體若是尤人所難然又皆不如諸葛武侯以黄皓之寵於後主而終侯之世不敢為非則誠所謂能格君心者其以嚴見憚又不待露之聲色之間也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時至戰國工于揣摩捭闔之術者莫過于蘇秦其言猶糞土也而有不盡然者其為趙合從以攻秦也列叙六國之形勝風俗靡不諳悉不啻躬履而目擊其才亦有足多者焉至說

齊閔王以好戰之害而謂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惟以戢兵後事為主語語痛切又若不詭於道者惜乎不得見正于聖人使後世擯之以為傾覆險譎之徒也

古今是個儀文世界若無文以相接則倫類酬酢之間蔑棄禮法與禽獸何異故曰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棘子成質而已矣之論便以為非吾想家庭之間儀文更不可少蓋放肆之人大約徑情直遂悍然不肯周旋以致父

子兄弟尊卑上下之際日爭日戾同室之中遂成胡越此皆無文之所致也但不貴虛文耳文中有質是為真文愉色婉容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意方是真文世人以虛文為文者失之遠矣然虛文之人猶愈于放肆爭戾者也此間鍾集之語極切家庭間徑遂無文之病余每欲言之而不能如此之深切著明也

佳子弟當以厚重恬靜為尚昔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捷車壁曰車

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以事被誅年僅二十七蕭惠開嘗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發病吐物如肺肝而死此二人者可以為輕狂躁動者之戒

唐太宗詔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可為後世之法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人知宋弘有辭尚湖陽公主事而不知尉遲敬德亦有之太宗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武夫不肯

為薄行事亦如此

杜祁公衍清介不植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享客多用髹器客有稱歎者曰公常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取白金燕器于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公好施亦卒不蓄也

烏有反哺之孝此鴉之可喜者也唐竇參柄政每事必詢于族子申申所至人目為喜鵲此鵲之可惡者也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神鬼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近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
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
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
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

愈微諸侯愈叛楚懐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
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
皆以仙人黄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
賞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海内元鼎
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
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

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更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巳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惟陛下距絕其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署

臣聞妖言惑衆左道亂俗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于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為童隷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曰神未聽飱率令疫人死於饑

渴洎自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孫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户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愈深從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妖符傳寫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鬭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

于憲典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奸藥弗瘳疾宜須峻典
以革妖風伏乞嚴賜條約屏除巨害保宥羣生少禆萬
一

右二疏論列邪教之害甚悉首篇出西漢谷永手永黨
於王氏人不足貴而排黜異端乃能凜凜若是堪與韓
昌黎佛骨表同垂後世矣因並錄之

呂東萊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
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又曰為學之本莫先于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魏鶴山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確論

宋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未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經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之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得不盡誠敬

宋趙隣幾官知制誥卒子東之亦死塞下家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可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知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石守道為之傳以勵天下此等事求之近世不但趙

延嗣不可得并宋楊二公亦難屈指
姚現閒先生與其長公書云楓樹堂中時時洒掃庶不
愧名士風流吳梅村序翁季霖詩云余嘗訪友過翁氏
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窗助明雷尊雌鼎犀籤縹帙以
為之陳雕茵髹几文竹異石以為之飾問其家曰先人
之所遺也没十餘年矣琴瑟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
亂無纖翳焉大抵儒門子弟貴于恬静和雅雖環堵之
居僅堪容膝入其門几榻無塵位置楚楚主人出揖客

韻致可觀而毫無鄙俚之狀乃不愧儒素家風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如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錦繡谷貯書史處曰文之藪終日醉于漢上于世味淡如也排斥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嘗請作修崇聖觀殿記其間曰天子愛民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槖忻然無靳施者頗慚

其後多寶塔成有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
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惑報應捨萬金曾如也
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　宋羅誘宜春傳信録
浙江通志載用賓胡公二禁約最有裨于俗尚一禁異
端正禮俗本縣俗尚鬼巫崇信佛老比有喪葬藐棄家
禮率用浮屠雜以黄冠鐘磬之聲達於旦夕甚乖舊稱
鄒魯之意仰鄉約長訓諭揔甲人等訪查呈舉究治一
禁溺女裁婚禮本縣淹女不舉舊習不遷雖有前令著

殺女之文申優免之令往往良心滅沒視如泛常致令十人之中八無家室生育鮮寡民物漸稀計其將來大可危懼審其弊源實在傾貲嫁女以悅婚家苟或不然必成仇害女喪訟連遂致子孫無所倚藉此所以父母輕殺其女而忍心不顧也今照前規三女之家優免一丁仍酌議婚姻之禮其嫁女上户不得用珠綺中户不得用金紵下户不得用銀帛娶婦上户不過用金環雙緞中户不過用銀環雙絹下户銀環雙布鄉約長副長

里長揔甲立簿二扇逐日問名報嫁娶另簿呈送有溺女及僣侈者究治盖移風易俗應藉當事之權登高而呼其勢必應無奈不合時宜者之鮮有其人也安得起此公於今日而畀以臨民之任哉

古人心事大公至正有如白日青天豈若後世之人處心積慮惟為身家子孫計非望之利終日尋風水多忌諱揀日推命而天理人心居易以俟之功悉置不問愚亦甚矣偶讀劉子政說苑李仲章制義中語可以闢邪

說拒詖行尊經衛道之助因節録之劉子政說苑至公篇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武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便於兩社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李来泰周雖舊邦制藝云周之邦未易言矣不窋墮播種之勤棄部之舊而邦一變慶節誌周瑤之雅棄戎之舊而邦一變亶父避狄荒闢周原棄邠之舊而邦又一變至高山

天作荒之幸矣而謂岐陽百里足兼五岳之封此又文
王所不願及也周之命抑又多故矣元妃之裔宜王摯
立而稷不受命帝嚳之裔宜嗣崇禪而邰不受命公劉
用光之緒當夏政頹廢之朝子輿而姬又不受命至王
門讒譎不誅為幸矣而謂河洛六州足遷九鼎之奉尤
文王所不忍言也二段文字寫出聖賢心緒何等明白
而有謂其圖謀風水等于貪癡陰險之人者地下有靈
能不髮指余有與唐翼修辨風水文得此二說可以為

助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祀而福故卜筮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圭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古之卜日者將以輔